



《醫心》MATA帶我看見的世界

『医心』MATAが私に見せた世界
Healing Hearts: The World the MATA Awards Have Revealed to Me

文・圖 | 柯哲瑜Yuri Yuko (基地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執行長)

當時的我沒有想到，拍攝《醫心》之後我們將看到多麼廣闊的世界，我確實看見語言的隔閡產生的健康不平等，也看見ita Truku（我們太魯閣人）如何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醫人《醫心》，努力實踐Gaya與文化照顧。

日常生活中認識的健康不平等

水源部落 冬天的烤火區可以聽到很多故事，像是日本人攻打太魯閣族的記憶、有時候也可以聽到特別誇張的狩獵經歷、不過更多時候，就是家族成員互相分享近況。我來自一個充滿照護者的家庭，從我母親成為家族第一個護理師之後，這項工作也成為我們家族熱門的職業選項。

因此，在烤火區的炊煙冉冉升起的時候，下了班的太魯閣族護理師們開始交流



2020年生命故事繪本田野調查照片。

彼此工作遇到的事情，例如那位太魯閣老人不喊痛，也不願意讓護理師碰他的身體，又或者進了醫院之後，族人甚至會自行拔掉針管造成嚴重出血。「那發生這樣的事情怎麼辦？」當時的我，隱約能夠意識到作為一個「太魯閣族」在醫院就醫的過程，好像有與他人不同的需求，也會對醫院的體系有著不同的解釋。『沒辦法啊，就用Truku話跟他解釋

啊！』每當講到這樣的內容，我的家人臉上總是有種淡淡的哀愁及理解。那個複雜的表情帶給小小的我強烈震撼，我開始思考，是我的族人不想要健康嗎？那時候的我沒有學過「健康不平等」的理論，我只知道我的族人在醫院裡會有痛苦，而我的家人作為太魯閣族的照護者，則充滿矛盾與斷裂。

那種構築於日常生活的



發現太魯閣族的隱語

(utas意指男性的生殖器)

與長輩確認族語字典過程中，發現隱語的文化確實仍然影響著長輩。

認識與斷裂經驗是很強烈的。當學校的老師說，生了病只要送進醫院就會好，但為什麼我們的老人家說去醫院就是去「等死的」？又為什麼只要發生太魯閣族病人抓狂的情形，我的家人就會被送到第一線去講族語溝通？以上種種的問題在我腦海中漸漸發酵，我最後意識到我最應該問的問題是：「為什麼這個體制會覺得照顧太魯閣族病患的文化需求，是太魯閣族照護者的責任？」

決定拍攝《醫心》紀錄片的起點

2014年，我進入政治大學廣電系就讀，2018年進入民族系碩士班之後，我一直嘗試找尋結合兩種專業的方式，因此與夥伴楚甯、主

聖、明倫建立第一代的基地文化工作室（時為基地影像），當時會拍攝《醫心》的原因也很單純，主要是想分享我家的烤火區，也讓夥伴及觀眾聽聽看我從小聽到的故事。講這個故事的方式也很特別，從影片開始進行1/3的時間，觀眾會看見與聽見太魯閣族照護工作者的經驗，並且實際看到太魯閣族的長者在華語環境的陌生與徬徨；然後影片剩下的2/3的時間，則記錄我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。

《醫心》紀錄片的結構說明

在這部《醫心》紀錄片當中，鏡頭不是安靜的上帝視角，紀錄片團隊的成員也都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現身，並嘗試改變現況，產生一種多重的互文結構。這導

那個複雜的表情帶給小小的我強烈震撼，我開始思考，是我的族人不想健康嗎？那時候的我沒有學過「健康不平等」的理論，我只知道我的族人在醫院裡會有痛苦，而我的家人作為太魯閣族的照護者，則充滿矛盾與斷裂。



致這部片的體例變得特殊，並在影片進行到約1/3的時候，出現了典範的轉移，不過這確實是我們團隊討論過後決定的方向。作為本部片的導演、族人以及從小聽這樣故事長大的我，對這個議題的情感是相當濃厚的，就算是時隔7年再度想起當時的信念，我只記得自己與夥伴說：「我看過很多記錄健康不平等現況的內容，那也是很好的方向，不過如果問我的話，我想要紀錄一種看



當時所製作的族語詞典。

也是從《醫心》開始，我發現在許多我以為沒有風的地方，仍有一群堅強而韌性的人們手牽著手帶來與議題努力。



到問題並嘗試解決的過程。」

因此拍攝《醫心》的過程，我們整理太魯閣族人常見的三種慢性疾病，包含痛風、心臟病、糖尿病可能會出現病徵的生理位置，並且查找太魯閣族字典進行翻譯。也請太魯閣族的照護者提供十句常用的問候語，比方說：Ga inu ka mnarux su? 「你哪裡不舒服？」；Paah squwan ka mnarux su? 「什麼時候開始痛的？」；Wada mariy ukun. 「他去買東西了」（這是為了安撫家屬不在病人旁邊詢答的用語）。

因為《醫心》所建立的重要情誼

當年《醫心》獲MATA紀



哲瑜與楚甯：從《醫心》開始深化的友情。

錄片獲佳作之後，政大原資中心邀請我與楚甯參與分享會。那是一場極其重要的分享，因為來的幾乎都是我們的好朋友，當下的我就已經十足感動，畢竟有一群人在眾多的議題當中，選擇了花他們的時間參與我們的分享、看我們青澀的作品、聽我們對於原鄉健康處境粗淺的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提

筆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我看著回顧的貼文，發現當年來參與分享會的夥伴們，至今也大多仍維持著情誼。我想這是《醫心》送我最珍貴的禮物，到現在回望過去的經驗，意識到人跟人之間的相知相惜才是最珍貴的資產，那是比任何獎項都重要的禮物。《醫心》作為一個起點，不只是幫助我們理解原鄉健康不平等的處境，也作為一則重要的訊號，傳達給我們身邊潛在的合作夥伴，後來才會有原住民族健



2018年政大原資中心辦理之《醫心》分享會照片。

康法倡議學生團體，開啟了我人生中相當重要的一頁。

從《醫心》到基地文化

7年間，從當年的《醫心》到基地文化，我們又完成了許多注重改變的作品，像是水源部落的長者說：「我們都沒有自己的生命故事繪本！」於是我們跟部落一起製作了《Patas rudan 水源文化健康站長者生命故事》；當大家都有感太魯閣族戰爭之後的集團移住讓孩子忘記了回家的路，我們因此在2024年為黃長興教官出版了《我們從哪裡來－崛起於東台灣的太魯閣族人》一書。

就這樣，一步一腳印

地，當年決定記錄下改變過程的我們，仍然在同一條路上越走越遠，與愈來愈多夥伴一起爬上更多山頭，看見了從來不曾想像過的世界。也是從《醫心》開始，我發現在許多我以為沒有風的地方，仍有一群堅強而韌性的人們手牽著手帶來改變的微風，並持續不懈地為原住民

族的世界與議題努力；他們的身份可能是學者、耆老、照服員、工匠、青年世代，從這個角度來思考，MATA確實帶給了我一雙雪亮而充滿希望的眼睛，也為我的人生帶來了許多重要的夥伴。

《醫心》的這個起點著實珍貴，這一路上的實踐確實療癒了我自己的心，讓我漸漸成為走在這條路上不徬徨的原住民族青年，亦知道曾經覺得難以處理的巨大結構仍然會有改變的一天。提筆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我想起當年一位評審高老師的鼓勵：「我很喜歡你們的作品，也很欣賞你們看到問題嘗試改變的信念，未來要繼續加油，你們很棒喔！」這樣彌足珍貴的看見，僅以此篇文章分享給正在閱讀的你，也謝謝你的看見，祝福往後你想成就的事，都可以遇到一群愛你理解你的人並肩同行。◆



柯哲瑜 Yuri Yuko

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 Pajiq 部落人。太魯閣族。1996年生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。現為基地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執行長。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原住民訪問研究者。作品《醫心》曾獲第五屆MATA獎紀錄片類佳作。目前專注於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轉譯，透過定期的藝術展演及創作，與各地的原住民族合作並傳播部落與社區的故事和傳統。